

南
中
雜
說

劉
崑
著

中
華
書
局

福履幼讀庭聞錄卽有慕乎劉先生之大節久乃得所爲南中雜說者凡一卷山川險要攻守之所宜政事得失治亂之所致言之犁然土物民俗其細已甚者亦畢具焉信乎節者無不才也嘗怪吳三桂以梟雄之資據親藩之貴乃傾倒於一丞及其不屈杖之戍之而不殺蓋有待焉以先生之才可大用也惜乎官止郡守不克充其才以白於當世而徒以節聞然其於當世也卓矣矧又有是書以傳於後耶光緒十有六年正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南中雜說

南昌 劉崑 西來 著

殉難騰衝流落十載滇中山川跋涉者十六七彝漢
人情閱歷頗熟故據其身經目擊著爲雜說使數十
年後中原士大夫有事滇中者略爲一助云

六詔

滇南古六詔地也曰蒙詔曰鄧睽詔曰施浪詔曰越嵩
詔曰浪穹詔曰越柘詔詔之爲言王也蓋六王分治云
地小而力分彝性愚悍自相仇殺未嘗爲中國患亦未

嘗通中國也漢武帝好大喜功始使司馬相如持節諭蜀不過一至其地宣大漢威德而已未嘗以中國之治之也唐置益州刺史統轄六詔遙制其地未嘗設官分理也楊國忠柄政劉深喪師祿山構逆長安失守而蒙詔始并五詔之地號曰南詔地大而力合矣閣羅鳳僭號稱帝窮兵黷武亦不過一至成都擄掠子女工匠而還未嘗知踞形勝務遠略抗衡上國也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千古卓識高出漢唐元世祖入中國始以親王分鎮謂其地北出麗江便爲烏

斯藏西番之境與元朝豐沛之鄉相爲唇齒非謂入據滇南可窺三楚也明高祖命沐英略定雲南世守其地雲南之純乎爲中華自洪武十五年始自此地曰廣而事曰多苦中原之士紳爲彼流官空中原之錢糧填彼丘壑暴中原之士馬戍萬里無用之地蓋未知所底止矣

山川

自貴州而西九站爲永甯州州之西爲頂站又曰分水嶺嶺之西隸雲南矣山盡西向水盡西流匯爲瀾滄江

西入緬甸出西海不聞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衛神京也故號曰滇中滇之爲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獷悍之心明朝三百年號曰全盛然兩迤土司無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當車萬無生理徒以豺性豕心僥倖萬一至族滅不惜吳逆以老將知兵富貴已極猶不免爲白首賊豈非水土之祟歟

郡縣

明朝舊制兩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過雲南

大理曲靖臨安楚雄澂江而已餘皆土司歸命因而授之號曰土府是有知府之名無知府之實也土府之屬爲土知縣土縣丞土巡司是把目舊員也迨土司構逆漸加誅勦誅勦而後遂改流官若姚安武定之類是也又以府無屬縣不便添設知府遂設掌印同知一員若蒙化景東麗江之類是也此皆前朝廟堂之上無遠識封疆之吏無擔當譬之養癰遺患三百年來留毒未已彼蓋謂雲南果足爲中國患土司果足爲雲南患耳不知羊腸萬里難窺上國蠢爾小醜分而不合順則撫之

逆則剿之剿則絕其屬籍無使把目小猺復開承襲之門不出百年可使土府盡屬流官矣或曰改土爲流餘孽爲患奈何余曰是殆不然夫土司爲大患者皆假朝廷位號威逼其下耳今削其位號絕其承襲彼亦一小猺耳勢何能爲況南彝之性趨利避害甚于漢人流官雖不肖暴征橫斂未有如土司之酷者也彼何不利于流官而輕以性命殉一小猺耶今日急務請以兩迤之地分爲六府而土府小府之地改爲州縣就近歸併凡小州小縣亦如併府之例查土司之從逆者降爲縣丞

吏目等職不得兼攝峒寨役使把目彼名位既卑則無以令其下漢人之利也在大府屬縣既多則體統尊嚴可無掣肘之患在百姓以數郡之力共奉一大府亦可減差徭之半萬姓之利也

衛所

明高祖以天下大定兵多而無所用故設衛所以分之號曰屯丁查元朝逆產及荒蕪民田籍沒官田以給之號曰屯田而一時大小將領改爲揮使千百戶等職號曰衛官而每省設一都使司以統之此銷兵之術所謂

養兵百萬不費民間斗糧是也數傳而後化爲農桑故于謙處景泰之閒改衛兵爲團營是亦變府兵爲驍騎之法矣我

國家設官悉從舊例雖議裁冗員奏疏不一卒無議及衛所者以都司一官未便竟裁也吾謂天下衛所未便輕議者蓋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四省見在漕運而直隸山東河南尙有秣米城守之役故循例而無疑至雲南之地地處荒僻無城守漕運之勞而衛所屯丁盡是庄農乃儼然以一守備一千總一經歷司以領之縣衛

同城互相掣肘縣衛當差兩處追呼徒爲擾民之具毫無益于地方故康熙七年前任李撫軍請裁衛所一疏殊爲碩畫而一時藩臬但承望逆藩風旨爲都閫留屬員之地止略裁數處以覆甚可惜也今逆藩旣除似宜併都司等官盡行裁去而衛所糧差歸併于附近州縣則在上可以省冗員之俸食而在下亦可省冗員之騷擾是亦變通之術也

錢穀

雲南地丁錢糧銀不滿十六萬米不滿十七萬鹽課六

萬有奇此前朝之大略也順治十六年平定滇南地丁錢糧悉從舊額無復可加矣逆藩以冗濫太多遂於鹽課之內增爲二十四萬留充兵餉是四倍于舊額矣鹽價暴起官民苦之而餉復不足於是司鹽政者始日詳督撫請減鹽課矣逆藩又慮自我增之自我減之尤爲司農所短乃以美言啖司鹽政者曰鹽額不足且無請減貴道但具借狀一紙本藩自發兵餉俟次年補還可不累汝考成矣是徒以文具相飾在逆藩固未嘗責償在鹽道固未嘗奉還也今逆藩授首而弊政如故六井

竈戶蹙額相向峒寨之民半爲淡食若不稍爲變通終爲兵餉之累矣又山僻小縣戶不滿二千銀不滿四百兩米不滿五百石乃有一印官一尉一教職計其官吏俸紅衙役工食反浮于地丁錢糧之外而民間之夫差柴料不與焉在朝廷何利有此縣在民間亦何賴此冗物也謂宜將此等小縣盡行裁併而設一巡司以統之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兵制

沐黔甯世鎮雲南雖爵列上公而稽其職掌不過平蠻

總兵官耳未嘗有提督重權也所屬大理臨安騰越北勝四協不過參游偏裨耳未嘗設一副將也四協官兵不滿五千人以雲南之餉養雲南之兵未嘗破冒協餉也蓋位卑則思立功以取富貴權輕則不敢嗔目語難而俯首聽撫按之命此前朝大臣高識遠見所謂國之利器不肯輕以假人也故終明之世雲南卒無大患我世祖章皇帝銳意平蠻既授逆藩以大將軍印矣又假之以用人之權吏兵二部不得節制假之以用財之權司農不得節制是權傾朝廷矣及滇黔底定滿兵凱還

平西專制南荒復賞之以親王矣自古功臣位高則難下權重則生非常之心于是捏報邊情啗喝中樞土彝謀叛歲無虛日乃設左右都統各擁精甲萬人矣設援剿四鎮各擁強兵分踞形勝矣兵多將廣日費俸餉又竭中原之膏脂歲支協濟至四百萬矣而四鎮之官又爲馬寶高啟隆王會祁三順皆投誠老賊矣夫以梟雄之資踞久反之地用久反之人兵精餉足日生奸謀即使不收用人之權不下撤藩之命彼猶將交通西番挑開邊隙以爲還定三秦之計況又奪其雲南乎是速雲

南之反者撤藩之請而成雲南之反者則假之以權太重也今天討旣張罪人斯得副將而上押解赴京副將而下分發四省可謂計慮周詳矣但擁旄仗節猶復多人悍卒驕兵猶騷州縣似非萬世之利也蓋雲南之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不在將輕而在將重若乘此大定之後速爲銷兵之計急撤提督衙門而以一總兵代之領兵二千四百人坐鎮大理仍聽督撫節制足以遙制麗江矣四協官兵仍照黔甯舊例足以遙制四塞矣撫標官兵千五百人足以坐鎮會省矣而總督衙門斷

宜移駐安順以扼兩省之要衝是雲南全省官兵不過九千人通計官兵俸餉不滿三十餘萬而雲南之地丁鹽課亦足支給不煩四省協濟矣諸葛云不留兵不運餉彝漢粗安規模略定此之謂也若仍守舊弊分符列鎮虛中原以實邊徼養悍卒以貽後禍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臨安開化北勝永昌各設大鎮而予議撤將銷兵萬人之眾將安歸乎余曰此非久于南荒不能悉知也蓋雲南之兵皆孫可望舊人非隨征員役也此輩在明朝爲積賊在逆藩爲叛黨而在今日則鎮